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5.014

《南柯太守传》故事空间探幽

吴昌林, 丑 送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南柯太守传》的故事空间可以分成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在其叙事中,故事空间一方面作为“行为的地点”,承载着人物的各种活动,更与人物的活动一起构成场景,支撑起整篇小说的基本骨架,建构起叙事脉络;另一方面,其梦境空间以及现实空间中的蚁穴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在凸显小说的叙事意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小说所呈现出的基本时空特点便是空间维度的强化与时间维度的淡化,以及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

关键词:《南柯太守传》; 空间叙事; 故事空间; 现实空间; 梦境空间; 叙事功能

中图分类号: D998.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5-0091-07

引用格式: 吴昌林, 丑 送.《南柯太守传》故事空间探幽[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5): 91-97.

A Probe into the Story Space of *Biography of Nanke Prefecture*

WU Changlin, CHOU S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Biography of Nanke Prefecture*, the story space can be divided into real space and dream space. In its narration, the story space, on the one hand, as the “place of action”, carries the various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also forms the scene together wi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supporting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whole novel and constructing the narrative context; On the other hand, its dream space, as the “acting pla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lighting the narrative meaning of the novel. Therefore, the basic space-tim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ed in the novel ar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time dimension, as well as the use of space to express time.

Keywords: *Biography of Nanke Prefecture*; space narrative; story space; real space; dream space; narrative function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后现代文化标志之一的“空间转向”开始凸显。受此影响,在叙事学领域,

学者们也逐渐开始重视故事文本中的空间形式,着力研究起小说中的种种空间问题,空间叙事理

收稿日期: 2019-04-23

基金项目: 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易堂九子古文研究”(18QM61)

作者简介: 吴昌林(1964—),男,江苏南京人,华东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丑 送(1995—),男,湖南长沙人,华东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论也由此兴起。空间叙事理论的出现为我们研究小说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为唐传奇中的经典代表作品,《南柯太守传》文辞华美,描写细致入微,情节曲折有趣,叙事技巧也十分出彩,鲁迅先生曾评价其“假实证幻,余韵悠然”^[1]。关于《南柯太守传》的叙事学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只是前人主要还是集中于从传统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篇小说,探讨小说在人物塑造、叙事时间、叙事角度等层面的艺术特色。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小说中的梦境空间,例如,刘俐俐论文《“醒觉之辨”与梦境小说的故事讲述艺术及阐释空间——以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文言短篇小说为中心》,但他们大多还是把梦境作为一种故事情节,或者文化意蕴来加以考虑,而非作为空间叙事学范畴中的“故事空间”加以论述。由此可见,关于《南柯太守传》空间叙事的研究前景十分广阔。本文主要以空间叙事理论为指导,重点分析了《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的类型、功能,以及小说中的基本时空特征,以期揭示该小说在空间叙事领域所到达的艺术水准,从而为该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一些新内容,同时,也为空间叙事领域中的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增添一份新成果。

一 《南柯太守传》中的故事空间类型及其关系

龙迪勇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空间叙事学》中,提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形式可以分成四种: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和存在空间。其中,“故事空间是指叙事作品中写到的那种‘物理空间’,其实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场所与地点。”^[2]就《南柯太守传》而言,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东平人淳于棼在睡梦中,因为受到槐安国国王的邀请,进入槐安国,并在国中生活20余年,最终梦醒归家的故事。作者在小说中主要叙述了淳于棼在槐安国中的种种经历,从而也塑造出了多个故事场所,例如淳于棼家、东华馆、皇宫、南柯郡等。从宏观视角来审视《南柯太守传》的整个故事空间,我们发现,其故事空间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现实型故事空间(简称为现实空间),即主人公淳于棼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二是非现实型故事空间(简称为梦境空间),即淳于棼游历的梦

中世界——槐安国。

(一) 现实空间

顾名思义,现实空间是指在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空间。然而,就小说而言,由于其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故小说中的现实空间并不等于真实世界现实空间,它仍然是作家虚构出来的艺术形象,其在外在形貌和内在特征上与作品以外的现实空间保持一致。在《南柯太守传》中,整个现实空间主要由两个空间场所构成。

1. 淳于棼家。这是在整个故事中最先出现的空间场所,主人公淳于棼在这里遇见了远道而来的紫衣使者,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槐安国之行;同时,这也是淳于棼槐安国之行的终点站。淳于棼在槐安国中生活了20余年,最终被迫离开了槐安国,回到了他真正的家中,从而彻底结束了这场神奇的梦境旅行。从现实空间的维度来看,从入梦到梦醒这一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发生在淳于棼的家中。当然,虽说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淳于棼的家中,但李公佐并没有把淳于棼家中所有的地点都描写出来,他只描写了淳于棼家中的三个具体地点,其分别是房间、庭院、家门口。醉酒后的淳于棼被友人送回家中,扶进房间内休息,在睡梦中遇见从槐安国而来的两个紫衣使者。随后,在紫衣使者的引导下,淳于棼出门离家,乘着青油小车去往槐安国。在槐安国中生活20多年后,由于受到国王的猜忌,淳于棼被迫离开槐安国,返回现实世界的家中并最终发现,原来所谓的槐安国之行只是一场白日梦。淳于棼感觉在梦中仿佛历经一世,可当他看见庭院中的种种景象以后,他发现,原来梦中20余年的经历,在现实世界中不过是须臾一瞬。由此,他心生感慨,并语之朋友。朋友对此也颇感惊骇,以为是妖怪作祟,于是便出门去寻找槐安国,由此引出了故事中的另一个现实空间。

2. 槐树下的蚁穴。蚁穴,即蚂蚁巢穴,这是《南柯太守传》中出现的第二个现实空间,也是整篇小说中出现的最后一个空间场所。淳于棼梦醒以后,将自己梦中的经历告知了朋友。朋友们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和淳于棼一起去寻找槐安国,结果发现原来槐安国就是大槐树下的蚁穴。随后,作者对整个蚁穴空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上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东去丈余,磅礴空圻,嵌窟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岗之墓也。^[3]

要之,整个蚁穴总共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层次分明,各部分的特征也很突出。而且,这四个部分又分别和槐安国中的都城、南柯郡、灵龟山以及盘龙岗一一对应。

(二) 梦境空间

梦境空间,即槐安国,是《南柯太守传》中除开现实空间之外的另一种类型的故事空间。换言之,它是一种非现实空间,也可以称为超现实空间。在这一小节中,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作者在梦境空间中着力刻画的具体场所:

1. 东华馆。东华馆,类似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国宾馆,是槐安国用来招待重要外宾的场所。在小说中,初入槐安国不久的淳于棼,在使者的带引下,来到东华馆,并在这里见到槐安国中的重要人物——右相。在与右相的交谈中,淳于棼得知了槐安国国王之所以邀约他来此的缘由。然后,淳于棼在右相的陪同下,离开东华馆,去皇宫觐见槐安国国王,并接受了与公主成婚的诏令。在晋见完槐安国国王以后,淳于棼又回到了东华馆。其后,热闹隆重的婚宴情景在这里上演。淳于棼先是与华阳姑、青溪姑等女子嬉笑玩闹,后又遇见了久别的老友田子华,并与其相谈甚欢。

2. 皇宫大殿。皇宫大殿,是槐安国国王接见外宾、处理国中政事的地方,也是整个槐安国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场所。其作为皇权的象征物,展示在读者眼前的形象特点便是尊贵、庄严。在小说中,它紧接着东华馆之后出现,“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3]105}虽然只有寥寥几句的简单描述,但却使读者感受到整个皇宫大殿所呈现出的总体印象:庄严、肃

穆、威武。并且,作者还特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3]105}在陌生之地遇到熟人,心中欢喜自是正常的表现,想与友人交谈一番也是人之常情,可此时的淳于棼却按捺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不敢作出“出格”的举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整个场所空间所具有的威严感,或者说,皇宫大殿所代表的尊贵威严的皇权使得淳于棼心生畏惧,从而不敢作出任何失礼的举动。

3. 南柯郡。南柯郡是梦境空间中出现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所地点,这也是淳于棼在梦境空间中展示自身才能的舞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3]106}可见其在槐安国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行政区域。由于前任南柯太守被罢黜,整个南柯的政事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管理,这给淳于棼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本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机会。在现实空间中,淳于棼因为饮酒而触逆上级,导致被驱逐出军队,失去为国建功、扬名立万的机会;而在梦境空间中,由于国王的赏识,淳于棼得以成为南柯太守,获得治理地方的权力。上任以后,淳于棼任用贤才,专心政事,处理民生疾苦,将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南柯百姓爱戴,从而也实现了自己立功扬名的人生愿望。

二 《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的叙事功能

在传统叙事学研究者看来,故事中的空间往往只是一个行动的地点、一个容纳人物行动的容器而已,但米克·巴尔认为,故事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承载行动的场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空间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这样,空间就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而非‘行为的地点’。它影响到素材,而素材成为空间描述的附属。‘这件事发生在这儿’这一事实与‘事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一样重要,后者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4]。所以,在空间叙事学的理论范畴中,“空间既是体现为静态形式的、侧重于地理意义上的‘结构’——行动的场所和故事发生的环境,同时还是具有动态性功能的、超越了地理层面涵义的、发挥着‘背景’和‘情境’作用的‘描述的对象’——行动着的地点和主题化‘空间’。”^[5]

上述学者们的论断对于我们研究《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的叙事功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一方面,作为“行为的地点”,小说中的故事空间与人物活动一起组成小说的基本骨骼——空间场景,以此创造出小说叙事的基本骨架、叙事脉络;另一方面,作为“行动着的地点”,故事空间由于其各自特有的规定性,参与到小说叙事中,从而凸显了小说的叙事意蕴。

(一)作为“行动的地点”:建构叙事脉络

任何故事都是发生在各自的时空范围中,人的活动既离不开时间,也离不开空间;所以,小说家们在构思故事情节时都会为人物的活动设计出一个空间场所,也就是“行动的地点”。这是创作故事的必然规律,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必要,但如果我们细细思考一下,便会发现此中其实另有深意。在一部小说中,固然会有对空间的静态描写,但更多的却是关于空间的动态描写。我们会看到,在空间中总是会上演各种各样的故事。人物在某个特定的空间里总会开展某种活动。人物、事件、空间仿佛融合为一体,从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幅空间画面,或者,我们也能称之为场景。在小说《南柯太守传》中,当作者完成主人公淳于棼身份信息的简短概述之后,随着第一个空间地点——堂东庑——的出现,故事中的第一个场景也浮出水面。

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余将抹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3]104}

《说文解字》释“庑”为“堂下周屋”,故“堂东庑”即指大堂东侧的房间。醉酒状态中的淳于棼在友人的搀扶下进入这个小型空间,人物间的系列活动也在这个空间中随之展开。一方面,房间为主客双方间的两次交流互动提供了场所,使得人物活动得以进行,整个故事情节也由此展开;另一方面,由于人物活动的展开,小说中的房间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静态空间,而是与人物、事件一起形成了鲜活的场景,从而参与到整篇小说的叙事构建之中。

单一的空间场景在小说叙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无法轻易识别,可是如果将一篇小说中的

众多空间场景一一串联起来,我们便会发现,场景移动与叙事建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南柯太守传》中,主人公淳于棼先后出入的空间场所所有堂东庑、家门、道路、东华馆、皇宫大殿、修仪宫、灵龟山、南柯郡、槐树下等。将这些场所空间连接起来,便可以绘制出主人公活动的空间轨迹图;而且,在这些不同的空间里,淳于棼遇到不同的人物,从而产生不同的故事情节,并最终形成不同的小说场景。这些不同的场景一一连接起来,便拼凑出整个故事的基本骨架。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从淳于棼进入槐安国开始,他的行动轨迹便与场景空间的转变紧密结合在一起。小说首先通过淳于棼的视角介绍了槐安国城门与街道的情况,紧接着又以一骑传呼引出东华馆。在东华馆中,作者主要描写了淳于棼与右相的对话场景,并借此交代了槐安国国王邀请淳于棼的原因。然后,淳于棼在丞相的陪同下得以进入皇宫,面见槐安国的国君,并接收王命,成为驸马。从而,也就有了下文中的宾馆宴饮、修仪宫成婚,以及婚后生活等故事场景。虽然摆脱了卑微的身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淳于棼的志向还没有实现,他的才能本领还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同时也是为了使人物更加丰满,李公佐又特意设计出南柯郡这个新的场景地点,让其成为淳于棼表现自我才能的新舞台。同时,南柯郡也是淳于棼梦境生活的重要转折点。面对檀萝国对南柯郡的侵犯,淳于棼不仅未能退敌,更因为手下的失误而兵败。这是淳于棼在槐安国中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并且,其在槐安国中的仕途也由此进入下坡路。公主逝世,使得他离开南柯郡,返回都城。而淳于棼在都城中的行为表现,也使得国王对他产生了嫌隙和忌惮,以至于国王最终把淳于棼送出了槐安国。故事到此,原本可以收尾结束,但李公佐却特意在此之后加入淳于棼寻找槐安国的故事情节,以此来凸显小说的创作主旨。由此,在淳于棼梦醒之后,故事发展的线索便是淳于棼对槐安国的搜寻,而整个搜寻场景也成为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要情节内容。在淳于棼的指引下,我们知晓了槐安国中的场所是如何与蚁穴中的场所一一对应的。一组对应场所的说明结束,紧接着又出现一组新的对应场所,故事情节由此铺陈开。由此,从宏

观角度来审视,故事中的每一步进展都牵扯到场景空间的转换。这些不同的场景一一连接起来,便拼凑出整个故事的基本骨架,整个叙事脉络也由此清晰起来。

(二)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凸显叙事意蕴

在探讨了空间作为一种“行为的地点”参与小说《南柯太守传》的叙事建构之后,我们有必要再来思考一下,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南柯太守传》中的故事空间在整篇小说的叙事建构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当然,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什么是“行动着的地点”,或者说,什么样的故事空间才能被视为“行动着的地点”。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当某个故事空间“不仅为小说里的故事提供一个舞台,还以自己本身的特点(或曰规定性)参与、影响小说叙事的建构”^[6]时,其便成为了一个“行动着的地点”。而在《南柯太守传》中,这样的故事空间主要有两个:一是整个梦境空间,二是现实空间中的蚁穴。两者都以其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内涵参与到小说叙事的建构之中,在凸显叙事意蕴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就梦境空间而言,其自身便与小说宣扬人生如梦思想的主旨意图是高度适应的。刘俐俐曾这样说过:“中国古代的士,最高人生理想就是建功立业、封妻荫子、荣华富贵。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他们最感幸福的时刻。但严峻的现实总是撞碎他们的理想。于是,用‘黄粱梦’、‘南柯梦’等梦境故事戳穿所谓理想的虚妄,劝导人们从所谓的人生理想中醒悟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梦题材小说大多讲述经梦境而醒悟故事的根本原因。”^[7]可是,对此我们又会产生另一种疑问:为什么古代的小说家们会如此钟爱通过设计梦境游历的方式来宣传人生虚幻的思想呢?就以《南柯太守传》为例,李公佐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杂史杂传体小说的写作方式来创作这篇小说,宣扬人生虚幻的思想,可作者最终却选择通过塑造梦境空间的形式来讲诉故事,这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呢?当然,原因有可能不止一种,但笔者认为,这与梦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紧密相关的。

《说文解字》释“梦”作“不明也”。《汉语大字典》也将“昏暗不明貌”作为梦的第一种解释。由此可见,梦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本身就含有“模

糊、昏乱、虚幻”的含义,这与人本身对“人生”所具有的迷茫感、未知感以及虚无感有一定的相似性。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随着哲人庄子提出“梦觉之辨”的哲学命题,“梦”与“人生”之间的联系性也变得愈加紧密起来,从而逐渐衍生出“浮生如梦”“人生如梦”的思想观念。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8]

人们总是习以为常地认为梦与醒之间有着清晰的区分和界限,但庄子却大胆地向这一观念提出质疑。人在梦中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他以为自己是清醒的;所以,只有在清醒以后,他才能发觉真相。可是,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自以为自己是清醒的人,又怎么知道自己是真的清醒,而并非是在做梦呢?由此,庄子认为睡梦与醒觉之间并没有客观的界限。庄子的这一思想也为后世所继承,而且人们对此还有所升华,将其从精神哲学延伸至人生哲学的范畴中,将“大梦”与“人生”联系起来,提出“人生若梦”的著名论断,以此来凸显人生的虚幻、空无、短促。其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例如:诗仙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就曾感叹“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9]。另一位伟大诗人白居易也有“浮生都是梦,老小亦何殊”^[10]的体悟。而且,这一论断也被后来的道教、佛教思想所接受,成为其宣传教义、吸引信徒的思想工具。由此,对于李公佐之所以会选择采用梦境游历的故事形式来宣传人世虚幻思想的原因,我们也可明白一二了。鉴于梦境本身虚幻不明的属性,以及其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与人生之间的相似性,李公佐特意让其参与到小说的叙事建构中,以便能更好地阐发人生虚幻的主旨思想。

其次,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作者在小说的结尾特意设计出一个新的故事空间——蚁穴。他不仅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还详细交代了这个空间是怎样与梦中的槐安国一一对应的。由此,我们明白原来槐安国就是蚁穴,蚁穴也就是现实空间中的槐安国。那么淳于棼在槐安国中所经历的一切故事,实际上,也就都只是发生在这个小

小的蚂蚁巢穴之中的故事罢了。那作者为何要选择用蚁穴来诠释槐安国,把梦境中发生的一切都编排进蚁穴中呢?无可否认,这与蚁穴本身所有的文化内涵也具有极大的关联。

众所周知,蝼蚁在传统文化观念中,曾被视为卑微低下的象征。韩愈诗歌《调张籍》中便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1]之语,《南史·循吏传》中也有“社稷计重而蝼蚁命轻”^[12]的说法。在小说《南柯太守传》中,作者特意告知读者,梦中的美好国度只不过是现实空间中的一个蚁穴而已。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读者,主人公淳于棼在梦中所获得的一切荣华富贵、名利权势,其实只是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实际上不过是小小蚁穴中的虚幻之物而已。表面看似尊贵,但却只是蝼蚁世界中的尊贵,其本质其实也是低微卑下的。由此,作者表达了他自己对富贵、权势等身外之物的蔑视和否定,正如他在小说的末尾写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3108]。在通达之人看来,富贵、权力其实和蚂蚁一般渺小,微不足道,可世上的通达之人太少,许多人都沉迷在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之中,不可自拔。作者由此创作了这篇小说,“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3108]作者意图借淳于棼在蚁穴中获得权力、富贵一事,来讥讽世上的窃据高位者,不要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金钱、权势,这些东西其实与蝼蚁无异。同时也劝慰世人,以此为鉴,不要再执着于追求名利富贵。由此可见,蚁穴空间的出现,无疑是作者巧妙设计的点睛之笔。通过揭示槐安国即蚁穴这一故事真相,整篇小说的讽世和劝世主题也愈加凸显。

三 《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对故事时间的影响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在叙述者历时性的叙述中完成文本的意义建构。”^[13]而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一书中也提到:“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写出伟大小说的条件,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2167]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对文学作品展开空间叙事研究,并不意味着否认作品的时间

属性,更不能抛开时间,单纯地去研究作品中的空间。因此,在了解完《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的类型以及故事空间在小说叙事上所发挥的作用之后,有必要再来探究一下在这篇小说中故事空间对故事时间造成了哪些影响。

故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开始到故事结束所经历的客观物理时间。就《南柯太守传》而言,按照李公佐所述,故事的开始时间是贞元七年九月的某一天,历时约为3年。需要留意的是,这3年仅仅是针对故事中的现实空间而言的。在小说的另外一层空间——梦境空间——中,故事的时间长度并不是3年,而是20余年。换言之,在《南柯太守传》中,故事时间可以分成两个层次,而这两层时间又分别和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相对应。由于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服务于对梦境空间场景的叙述,所以下面有关时空特征的论述也主要是围绕着梦境空间与梦境时间展开。

首先,时间的模糊性与空间的突出性。纵观淳于棼的整个梦境生活,虽然作者在每个故事开始之前,基本上都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但作者所使用的时间名词大都是比较空泛模糊的词语,例如他日、是岁、是月等,这便造成整个梦境生活的时间属性显得比较虚弱。可另一方面,小说中各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却是十分清晰的,而且对于某些空间场所,作者不仅讲述了人物在其中开展的活动内容,还特地对空间自身进行了描写。在介绍东华馆时,作者就写明其内部是“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帷肴膳,陈设于庭上”^[3105]。此外,在描写灵龟山时,作者也介绍了山的宽广与茂盛,称赞其“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藏,飞禽走兽,无不蓄之”^[3106]。如此可见,小说的场景性特征,或者说空间性特征是比较突出的。作者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思路来设计故事,主要还是为了使故事能更加贴近生活实际。

其次,空间表现时间。美国小说理论家利昂·塞米利安认为,“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一个具体事件。场景是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里持续着的事件。”^[14]这句话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景中,不仅存在空间,同时也存在时间。在《南柯太守传》中,当作者对故事中的某个空

间场景进行叙述时,伴随着人物活动以及空间模样在读者眼前的一一呈现,读者同样也能感受得到故事时间在其中的流逝。换言之,我们对故事时间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场景空间的感知来实现的。笔者在第一节中提及的现实空间中的庭院场景便是一个例证,其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现实空间中的场所,而且还充当了时间标志物的特殊角色。所以,作为故事空间而存在的庭院,其实也发挥了标示时间的功能。此外,通过场景空间的转移变化来反映故事时间的流逝,同样也是空间表现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前文中已经谈过,在《南柯太守传》中,不同场景之间的连接构成了整篇小说的骨架。当场景之间发生转换时,故事情节也在往前发展,而这也昭示着故事时间的流逝。例如:在小说中,当具体空间从东华馆转移到皇宫大殿时,故事情节由淳于棼和右相的交谈转变成淳于棼和槐安国国王的交谈,而故事时间也随着这两个空间场所的转移而向前同步移动;而且,作者在这两个场景的连接处,并没有设置时间名词来标示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流逝完全是通过场景空间的转换来体现的。

要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南柯太守传》中,故事空间主要可以分成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在小说叙事中,众多的故事空间一方面作为“行为的地点”,承载着人物的各种活动,更与其一同组成场景,支撑起整篇小说的基本骨架,建构起叙事脉络;另一方面,整个梦境空间以及现实空间中的蚁穴又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在凸显小说的叙事意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小说所呈现出的基本时空特点便是空间维度的强化与时间维度的淡化,同时更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对《南柯太守传》的故事空间展开分析,是认识和欣赏《南柯太守传》中空间叙事艺术的途径之一。《南柯太守传》作为唐传奇中的精品佳作,历来受到叙事学研究者们的重视。鉴于传统研究大多集中于小说的情节、人物、时间等领域,故笔者决定另辟蹊径,采用空间叙事理论方法,

重点针对小说中的故事空间进行阐释。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如此重视小说中的空间叙事艺术,并不是刻意求新,生搬硬套域外的叙事理论,也不是小题大做,故意夸大空间的影响,而是期望能借此揭示这部小说在空间叙事层面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从而为《南柯太守传》的叙事学研究补充一些新的内容,同时也希冀能为丰富空间叙事领域内古代小说的文本研究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郭豫适,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4.
- [2]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63.
- [3] 鲁迅.唐宋传奇集全译[M].程小铭,袁政谦,邱瑞祥,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08.
- [4] 米克·巴尔.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0-161.
- [5] 刘澍芑.空间叙事批评语境下的《焚椒录》[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52.
- [6] 余新明.《呐喊》《彷徨》的空间叙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4-5.
- [7] 刘俐俐.“醒觉之辨”与梦境小说的故事讲述艺术及阐释空间:以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文言短篇小说为中心[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25(2):15.
- [8] 庄周.庄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6:12.
- [9]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90.
- [10]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76.
- [11] 韩愈.韩愈诗选[M].陈迺冬,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12.
- [12] 李延寿.南史:卷三五-卷八零[M].陈苏镇,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988.
- [13] 张春歌,张玉玲.空间隐喻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评小说《活着之上》[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1):87.
- [14] 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M].宋协立,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6-7.

责任编辑:黄声波